

与盖满民族烙印的布洛茨基不同，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属于二十世纪流亡作家中的另一种类型。他的著作无不笼罩着国家主义的低气压，却很少浮现出真实的国家姿影。他的出版商和翻译者甚至经常分不清他是保加利亚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这种“国际主义”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作为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他成长在欧洲国土危脆、法西斯极权有条不紊地高速膨胀的时代。这个时代培养了很多颠沛流离的作家和哲学家，而卡内蒂是他们当中最具有自觉意识的一位。他是所有语境的客人，在国族身份上如此，在语言上如此，在学科分类上亦然。他早年学习化学，却从未想过成为化学家；当他钻研于人类学研究时，又完全搁置了文学的创作。1981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他的原因，并不仅仅基于那部书写“头脑和世界的悲剧关系”的疯狂小说《迷惘》，而是出于他为数稀少的各类著作的集体魅力。它们共同描述了那个世纪的凶兆和苦果，以及“存在的巨大多样性”。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内蒂的全部作品(一本人类学专著、少量的小说、剧本、杂文和“自传三部曲”)都是“人类学”的——他的性格里天生有着观察同类的强烈欲望。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像生物学家观测鸟群的行迹一样打量着人的行动范式，并用自己的方法为之归类。从他的家庭成员、公寓饭桌上的各色邻居到大街上游行的人群，从参加音乐会和朗诵会的反战分子到火灾现场的逃亡者，从犹太同胞到非洲土著(他从各种书籍和谈话中学习他们)，他



卡内蒂

的考察对象无所不包，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一旦投入狂热的人群，他也会不由自主地随其律动，但无论多么沉迷，他总能分出一缕灵魂，用来冷却和追根溯源。

在1936年到1963年期间，没有任何组织委托或者“课题项目”，仅仅是出于多年来积压的内心需要，卡内蒂开始写作《群众与权力》。这是他经久不衰的作品，再版时通常不声不响，却是世界知识群体争相征引的“宝库”。畅销的学术著作爱从热点出发，而卡内蒂具有拔出历史情境的力量。他是伟大的警句式作家，论断清晰而意象神秘，好像中世纪尼德兰画家博斯的寓意画，令观者“脑洞”无限。二十世纪欧洲的警句体裁，在总体上具有强烈的法国风格，布朗肖、巴什拉一定会喜

欢卡内蒂的作品，但法国人和德国人多少都有遗传性的历史主义倾向，而卡内蒂的灵感尽管源自于法西斯创伤，最终提纯出来的却只有人类聚集的形式。对于咖啡馆窗外上下班的人潮，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会关注它的文化性，福柯会关注它的社会性，而卡内蒂则聚焦于生物性。像是通货膨胀在某一天如何引发了个人与人群的身心变化，这一视角具有某种原始的科学主义魅力，而它主要源自于他的经历。他曾在一战爆发时在公共场所挨揍，也看过哈雷慧星引发的惊叹和私语。他读取和记忆了这些场面的形状、颜色和动态，然后迷恋于寻找它们的规律。这种方式不同于勒庞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也与弗洛伊德的方法迥异。在某

观察、转化与希望？

——作为“人类学家”的埃利亚斯·卡内蒂

■卢冶

某种意义上，《群众与权力》是他有意与弗氏对抗的结果。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疯狂地崇拜“俄狄浦斯情结”，而卡内蒂理解中的希腊悲剧与现代生活的联系，却是另外一种。他从未被现代化的学科系统和它的历史逻辑所束缚，甚至他发现的疯癫也不完全是福柯式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对他来说也不是必然的，因为事件的社会性只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层面，而不是全部。卡内蒂的写作是身体性的，特别是视觉性的。书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生物，语言的基础则是肉体感受。比如hold这个词的发音和形象，源自于猎手抓住猎物的一瞬间，在它的身体上形成的那个凹陷。基于此，他发明了一种语言上的拟态，让作品像热带植物一样多彩而自由。他的“人类学”中充满了自己的发见、术语、范式和抱负，其情感始终拴系在这样一些原始的意象上：那些“圆形的”、“扇形的”、“开放的”、“封闭的”群众，如水、火、森林和风，是有自性、却无法控制的活物，就像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内脏一样。它们突然地形成又突然地溃散——这不是比什么都奇妙，又比什么都荒谬么？

将这种风格化的人类学观察转化成寓言和象征，是卡内蒂最擅长的工作。他在作品中引经据典，但这些知识都经过了经验的

窠道，而在将经验加工成思想的过程中，他损失得最小。他笔下所有的人物都理所当然地在各自的疯癫逻辑内说话，但这些逻辑仍然可以被阅读和辨认，这正是他的核心魅力所在。他的生活和写作好像黑色版的《小王子》，有一种纯净感，既投入又出离。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才活了下来，并成为同时代写作者中的个例。“三部曲”回忆录显示他有着丰富而细腻的社会经历，但他本人却很可能像《迷惘》中的主人公一样，有着严重的交流障碍。对他来说，真正的交流是化身万物，看到界线，转化界线，从而不再恐惧。他希望同时生活在无数世界里，掌握优越的移情能力。

“转化”是他一生真正的关键词，另一个词则是死亡。他的结论是单纯的：人类之所以渴望权力、渴望在群体和个人间切换，都是为了摆脱死亡。在战争、天灾和独裁统治中，真正发生的只有一件事，即有人死了，有人继续活了下去。这世上真正有势力的人，就是见证者和幸存者。“超越他人而活着”，这一基本的幸灾乐祸衍生出它无穷的变体，使皇帝独裁，知识分子的启蒙总是偏离初衷，而人类也似乎无法共荣。

这个推论是灰色的，但卡内蒂对司汤达的崇拜则代表了他的希望。这个作家(也是理想中的他自己)的“感触和思想仅仅放在人世间的生活上，他没把任何事情总结成可疑的统一体。他的怀疑针对着所有他不能感觉到的事物。他毫不哭哭啼啼，只为同时代的少数人写作，他没有使自身不朽的愿望，而他也确信一百年后许多人会知道他”。

人生一场悲剧，爱情才是根源

——读马丁·瓦尔泽《恋爱中的男人》

■王璐

《恋爱中的男人》以大文豪歌德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一段黄昏之恋。歌德七十三岁时在疗养胜地马林巴德度假，因参加玛利亚温泉城的假面异装舞会，而对芳龄十九的少女乌尔莉克一见倾心。此译本并非瓦尔泽新作，但当最新再版的书摆在面前，空气中隐约散发出丝丝特有的油墨书香时，瓦尔泽的喜悦显而易见。用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的话说，“老爷子眼泛泪光，签名的笔尖微微发颤”。该书已陆续被译成十九种语言。

提及德国战后文学史，马丁·瓦尔泽必不可缺，正如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所说——“瓦尔泽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并不意味着他比同为四七社成员的君特·格拉斯以及海因里希·伯尔缺少艺术才华。更重要的是，瓦尔泽是惟一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其他德国作家只能在死后才可以享受到的待遇的作家。”瓦尔泽个性独特，敢说更敢干，一生活题不断，尤其在反对越战、主张两德统一、反对奥斯维辛等诸多敏感问题上，简直就是“德意志的小钢炮”。他的文字常饱受争议，但即使是引发大规模批判，只要作品一经出版，人们照旧蜂拥购买，欲罢不能。

《恋爱中的男人》取材真人真事，作者用充满理解与同情的笔调，刻画出老男

人与小萝莉之间的感情，爱恋夹杂着嫉妒，男女情感于信赖与疑虑中纠结。欢乐即痛苦。外人眼中的不齿“忘年恋”，在瓦尔泽的笔下始终贯穿着希望，阅读获得新的体验，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瓦尔泽准确勾勒出“英雄暮年，春心重发”的心理状态——“他一个钟头要从写字台边跳起来五次，他跑到窗前，希望乌尔莉克马上就出现在对面的露台向他挥手，他也挥手……”瓦尔泽接受采访时说到自己，“创作本书时我始终激动难耐，三个多月就完成了它，我的书桌对我的写作作出反应，我写得太激动，桌子都会震颤……”他想表达出一种本我的生命体验。

趁着马丁·瓦尔泽来上海举办新作阅读对话活动的机会，我去目睹了老先生的风采。已是鲐背之年的瓦尔泽表情丰富，精力充沛，座谈会上他偶尔会顽皮地噘嘴吐舌，眼珠左右转个不停。台下有人小声议论，说本书主人公歌德，其实正是作者自己本人。瓦尔泽笑起来，他说：“乌托邦才是小说的立身之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喜怒哀乐，正如《恋爱中的男人》，本意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对歌德进行温柔的批判……我刻意让歌德获得单相思体验，因为他自信发现了世上一切悲剧的起源与罪魁祸首。爬上海拔二

千二百四十四米的西奈山，摩西气喘吁吁，最后并没听见真正的第一诫——‘你不可以爱’——歌德为此感叹道——‘如果摩西从西奈山带回这第一诫，除了悲剧，人类不会有任何欠缺。爱情是一切悲剧的起源。’关于这本书，我要说的是，我只写自己匮乏的东西，换句话说，所有让我有创作欲望的东西，都是我的缪斯，也就是‘匮乏’。”

瓦尔泽在会上朗诵他即将出版中译本的新作——《寻死的男人》选段。我虽不懂德语，却被老爷子的激情澎湃彻底感染。瓦尔泽的诵读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不时要加以手势，气氛愈发热烈。读到某处他忽然一巴掌拍在讲桌上，有时眼睛眯起，身体微微摇晃，甚至走到主席台中间来回踱步，把阅读会延伸为一种“审美愉悦体验”。瓦尔泽非常厚爱本书中文版本的译者，他称呼黄燎宇先生为“影子制造者”——《恋爱中的男人》中一位女诗人恰好就把译文比作原创文字的“影子”。黄燎宇笑着告诉听众，瓦尔泽在德国公众中的影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然后他向瓦尔泽抛了一个问题：从文学史来看，爱情似乎一直是以年轻爱情为主流，老年人的爱情凤毛麟角，而《恋爱中的男人》和即将出版的《寻死的男人》，都是描



《恋爱中的男人》
[德]马丁·瓦尔泽著 黄燎宇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写老男人，那你是否有意要向这个被年轻爱情主宰的世界发起挑战呢？瓦尔泽深呼吸一口，他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写老少恋，男的比女的大二三十岁，女性主义者立马跳出来骂，骂我是老色鬼。那我写歌德，歌德比这个女孩大五十还多，不仅没人再骂，还一再夸赞。”

在中国，格拉斯拥有大量的普通读者，资深文学爱好者则喜欢阅读伯尔，“瓦尔泽”似乎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似乎更喜欢瓦尔泽。我觉得瓦尔泽属于那种走出作品也不乏智慧与诗意的作家，诙谐幽默且谈吐非凡。要说文学史上古稀之年还在描写爱情的作家并不鲜见，七十几岁的马尔克斯写出《苦妓回忆录》，老年的川端康成写下《睡美人》，而这一次，我们听年近九旬的瓦尔泽聊聊他心中的爱情——“如果一个女人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你的生活就是幻觉，你还对这幻觉无能为力，这便是‘爱情’。”